
三國會要

三國會要卷十九

黃巖楊晨纂

食貨

建安元年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

魏書自遭喪亂率乏糧穀諸軍並起無終歲之計饑則寇掠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士仰食桑椹晉志作椹棗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公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彊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乃募民屯許下時欲廣置屯田使國淵典其事以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屯田得穀百萬斛魏

略楊沛爲新鄭長課民畜乾椹收䝼豆會太祖西迎天子所將千餘人無糧沛乃進之

魏武令曰立屯田時議者言當計牛輸穀佃科以定施行後祇以爲僦牛輸穀大收不增穀有水旱災除大不便故軍祭酒侯聲云科取官牛爲官田計如祇議於官便於客不便祇猶自信據計畫還白執分田之術孤乃然之使爲屯田都尉施設田業因此豐足

晉書傅元傳泰始四年上疏曰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施行來久衆心安之前燕載記略同

十四年開芍陂屯田（通鑑注在壽州安豐縣東華夷對境圖曰孫叔敖所作開溝引淠水為子午渠開六門灌田萬頃）

劉馥傳為揚州刺史（時治合肥）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

賈逵傳為豫州刺史外修軍旅內治民事遏鄢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

杜畿傳拜河東太守課民畜牸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勸農家家豐實太祖西征軍食一仰河

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萬斛
鄭渾爲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生子率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後豐給遷沛郡太守郡界下溼患水澇飢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遏開稻田郡率吏民興功一冬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轉山陽魏郡太守其治倣此又課樹榆爲籬並植五果入魏郡界村落齊一民得財足用饒

徐邈傳爲凉州刺史河右少雨常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民佃之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供中國之費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勛也

倉慈傳太祖開募屯田于淮南以爲綏集都尉遷敦煌太守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地慈皆隨口給賦稍使畢其本直

皇甫隆爲燉煌太守俗不曉作耬犂不知用水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少隆乃教作耬犂又使灌溉所省用力

過半得穀加五晉志

黃初中四方郡守墾田又加國用不匱顏斐爲京兆太守京兆自馬超亂百姓不專農殖乃無車牛斐課百姓令閒月取車材轉相教匠無牛者令養豬投貴賣以買牛始以爲煩一二年中編戶皆有車牛田役省贍遂以豐沃晉志

劉靖爲鎭北將軍修廣戻陵渠大堨水溉灌薊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

水經注鮑邱水南過潞縣西高梁水注之首受㶟水

於戾陵堰水北有梁山山有燕刺王旦之陵故以戾陵名堰劉靖以嘉平二年立遏高一丈東西長三十丈南北廣七十餘步依北岸立水門門廣四丈立水遏長十丈灌田歲二千頃凡所封地百餘萬畝至景元三年辛酉詔書遣謁者樊晨更制水門限田千畝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頃出給郡縣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頃水流乘車箱渠自薊東北逕昌平東盡漁陽潞縣凡所潤含五百里所灌田萬有餘頃

嘉平四年關中饑司馬懿表徙冀州農夫五千人佃上

郿興京兆天水南安鹽池以益軍實

青龍元年開成國渠自陳倉至槐里築臨晉陂引汧洛溉舃鹵之地三千餘頃國用充實晉志

正始四年伐吳因欲廣田積穀爲兼幷之計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地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灌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兵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閒土下田良可省

許昌左右諸稻田幷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存四萬且佃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餘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敵無不克矣懿善之如艾計施行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而南橫石以西盡沘水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北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

屬每大軍出征汎舟下達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後諸葛誕起兵欽淮南北屯田口十餘萬

夏侯惇傳領陳留濟陰太守時大旱蝗起惇乃斷太壽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其利

曹爽傳晏等專政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爲產業干寶晉紀爽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爲鹿角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爲衛

梁習傳拜冀州西部都督從事於上黨取材供鄴宮室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六百人於道次耕種菽粟以

給人牛之費

胡質傳遷征東將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廣農積穀置東征臺且佃且守又通渠諸郡利舟楫嚴設備以待敵海邊無事

呂蒙傳魏使謝奇爲蘄春典農屯皖田鄉 又云曹公遣朱光爲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

司馬孚爲度支尚書以關中連遭賊寇穀帛不足遣冀州農丁五千屯於上邽秋冬習戰陣春夏修田桑由是關中軍國有餘 晉書本傳 按志言是司馬懿已錄上文疑有一誤

水經沁水注石門司馬孚爲魏野王典農中郎將所造表云臣以方石爲門若天亢旱增堰進水若天霖雨陂澤充溢則閉石斷水空渠衍澇足以成河詔許

司馬芝傳爲大司農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芝奏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爲部下之計非國家大體宜專以農桑爲務明帝從之

咸熙元年罷屯田官以均政役諸典農皆爲太守都尉皆爲令長

俞正燮曰晉書言何曾傅元典農皆在魏末晉初知

非晉能魏典農可攻者長安河內原武潁川宏農河東魏郡蘄春洛陽睢陽宜陽義陽列人廣陵其與蜀吳連界處屯田則領以將軍屯田與典農有兵民之別　按曹眞碑有小平曲沃兩農都尉

裴潛爲典農中郎將奏通貢舉比之郡國由是農官仕進路泰注云襄城

盧毓傳帝以譙舊鄉故大徙民充之以爲屯田而譙土地墝瘠百姓窮困毓愍之上表徙民於梁國就沃衍失帝意雖聽毓表心猶恨之遂左遷使將徙民爲睢陽典

農校尉毓心在利民躬自臨視擇居美田百姓賴之

袁渙傳爲沛南部都尉時新募民開屯田民不樂多逃亡渙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遷不可卒變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彊

鍾繇傳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繇徙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充之數年民戶稍實太祖征關中得以爲資

楊阜傳劉備取漢中以偪下辯太祖以武都孤遠欲移之恐吏民戀土阜威素著前後徙民氐使居京兆扶風天水界者萬餘戶徙郡小槐里百姓襁負隨之

張既傳張魯降既說太祖拔漢中數萬戶以實長安三輔

辛毗傳帝欲徙冀州士民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飢毗諫遂徙其半魏略履眾隨徙民苗鄭又徙洛陽

鄭渾傳爲京兆尹以百姓新集爲制移居法使兼複者與單輕者相伍溫信者與孤老爲比

孫權傳曹公恐濱江郡縣爲權所略徵內移民轉相驚廣陵等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亦見蔣濟傳

晉書宣帝紀魏武以荊州遺黎及屯田在潁川者逼近

南寇皆欲徙之帝曰荆楚輕脫易動難安今徙其善者既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敢復還從之其後亡者悉復業

水經淇水注魏徙九原西河土軍諸胡置五軍於頓丘側

鄧艾屯上邽爲區種法手執耒耜率先將士晉書段灼傳

魏氏給公卿以下租牛客戶數各有差自後小人憚役多樂爲之貴勢之門動有百數又太原諸郡以匈奴胡人爲田客多者數千晉書外戚傳

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白田收

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晉書傅元傳

稗中有米炊食不減粟米又可釀酒魏武使典農種之頃收二千斛斛得米三四斗齊民要術

執金吾臧延奏其山居林澤有火耕畬種而平地平陸雖有往古耒耜區種之法就其收者適可疏食不足實倉御覽引魏名臣奏

蜀

諸葛亮傳九年復出祁山以木牛運十二年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為

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水經注漢水又東黃河水注之水側有黃河屯諸葛亮所開也

按蜀有督農之官主屯田供給軍糧　姜維每北征羌胡出馬牛羊氈毦及義穀禆軍糧

吳

黃武五年陸遜以所在少穀表令諸將增廣農畝權報曰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爲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其勞也

按權爲將軍時遜仕幕府出爲海昌屯田都尉領縣

事勸督農桑是吳久有農官

吳書赤烏中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陳表吳郡都尉顧承各率所領人會佃毗陵男女數萬

呂蒙傳拜廬江太守別賜尋陽屯田六百戶

陸凱傳先帝戰士不給他役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

永安二年詔曰頃州郡吏民及諸營兵皆浮船長江賈作上下良田漸廢見穀日少亦由租入過重農人利薄使然乎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稅差科強羸課其田畝

務令優均官私得所

水經注巴水吳時立屯水側引巴水以溉野　又富水左右公私裂溉咸成沃壤舊吳屯所在

按武昌下雉吳皆立屯

雜錄

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緜絹何夔以郡初立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上言非觀民設教隨時之意先王辨九服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此郡時為長廣太守宜依遠域新邦之典民閒小事使長吏時時隨宜

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法太祖從其言

魏書令曰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

趙儼傳陽安郡縣絹悉以還民

高堂隆傳明帝增崇宮殿上疏諫曰今天下彫敝外有强敵內興土功將吏奉祿稍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廩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爲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每更不足牛

內小賦前後相繼凡此諸費必有所在

魏國初建時科禁酒冊府榷酤

魏名臣傳中書監劉放言官販苦酒與百姓爭錐刀之末請停之通考北堂書鈔作販胡粉

蜀先主時以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冊府

顧雍傳呂壹爲中書造作榷酤障管之利孫權時

天璽元年會稽太守車浚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算緡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

合浦郡以采珠爲業吳時珠禁甚嚴慮百姓私散好

珠禁絕來去又所謂猥多限每不充晉書陶璜傳

錢幣

黃初二年春復五銖錢十月以穀貴罷五銖錢

太和元年四月行五銖錢

初平中董卓鑄小錢由是貨輕物貴穀一斛至錢數百萬魏武爲相罷之還用五銖錢是時不鑄錢旣久貨本不多又無增益故穀賤無已及黃初二年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爲市至明帝世錢廢穀用旣久人間巧僞漸多競溼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爲市雖處

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爲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於事爲便帝乃更立五銖錢通典

蜀

蜀先主憂軍用不足劉巴曰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賈令吏爲官市從之數月府庫實文曰直百亦有勒爲五銖者大小秤兩如一並徑七分重四銖通典南史崔祖思傳劉備取帳構銅鑄錢以充國用

蔡雲曰顧烜譜云劉巴說劉備鑄直百錢傳形五銖

不知別有何據按巴傳注引零陵先賢傳又云今所謂蜀錢卽傳形五銖也蓋相傳舊已五銖漢貨也先主將紹漢祚鑄錢必不去五銖字則直百錢者勒直百字於五銖錢卽今所見五銖直百錢是也炬云時有勒爲直百者亦有勒爲五銖者棻勒爲直百卽指五銖直百錢勒爲五銖卽指傳形五銖錢傳形如紙背傳模其文反不特五在左銖在右銖字亦朱在左金在右蓋當戎馬倥傯之際鼓鑄或從省便但反其文以別爲正書之五銖而實亦直百也不然鑄既同時輕重相等

豈直百爲母傳形爲子乎洪志誤會顧譜故顧譜直百錢徑一寸一分重八銖傳形錢徑七分重四銖舊譜二品輕重大小與漢五銖無異余所藏者直百如顧說傳形如舊譜說葢當時冶鑄未有不同故也直百幕有爲字者曾見之鐵錢未見癖談

吳

嘉禾五年孫權鑄大錢一當五百文曰大泉五百徑一寸三分重十二銖而使吏人輸銅計銅畀直設盜鑄之科赤烏元年鑄當千大錢徑一寸四分重十六銖錢既

太貴但有空名民間患之權令曰往鑄大錢將以廣貨今聞民意不以爲便其省之鑄爲器物官勿復出私家有者並以輸藏平畀其直勿有所枉

蔡雲曰吳大泉五百徑寸二分重準古七銖大泉當千徑寸三分重準古十二銖與譜志不盡符可知當時冶鑄本各不同未必當千者二品當五百者止一品如洪志所圖也癖談

鹽鐵

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及聞本土安

定皆企望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衞覬議以爲鹽者國之大寶喪亂以來放散今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殖關中遠者聞之必多競還魏武乃遣謁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隸居宏農流人果還關中豐實晉志

鹽鐵官本屬司農中興皆屬郡縣至曹公置司金中郎將利權悉歸於上續漢書百官志注

太和四年興京兆天水南安監冶晉書宣帝紀按明帝紀監冶作鹽池每一熟石用馬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功力韓暨乃因長流

爲水排計其利益三倍於前在職七年器用充實制書褒歎就加司金都尉班亞九卿

水經穀水注白超壘側有塢冶官所在魏晉之日引穀水爲水冶以經國用遺迹尚存

先主定益州置鹽府校尉王連傳作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呂乂傳利入甚多有禆國用王連傳又置司金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張裔傳

張嶷傳定莋臺登卑水三縣舊出鹽鐵及漆夷徼久自固食嶷奪取署長吏焉器用周贍華陽國志鹽井水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

五斗鹽家火煮之得無幾也山有石鑛大如蒜子火燒合之成流支鐵甚剛因置鐵官

漢嘉金朱提銀采之不足以自食三國文紀引南中志

今民貧國虛決戰之資唯仰錦耳御覽引諸葛集

江南諸郡有鐵者或置冶令或丞皆吳時置唐六典

三國會要卷十九終

三國會要卷二十

黃巖楊晨纂

庶政兩漢會要民政

戶口

魏有戶六十六萬二千四百二十三　口四百四十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一　及平蜀得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　通計戶九十四萬二千四百二十三　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

蜀漢章武元年戶二十萬　男女口九十萬

吳赤烏五年戶五十二萬　男女口二百三十萬

晉武平吳收其圖籍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米穀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王隱晉書晉陽秋通典

按薛綜傳朱崖八月引戶人民集會是其時料民猶以八月也

蔣濟陳羣言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時不過一大郡杜恕言不如往昔一州之民裴松之引太康地記晉戶有三百七十七萬吳蜀戶不能居半言魏當無大殊也羣言爲過按張繡傳言是時天下戶口減耗十裁一在劉昭續漢書注云正始五年揚威將軍朱照日所上吳之所領兵戶九十三萬二千推其民數不能多蜀矣昔漢永和五年南陽戶五十餘萬汝南戶四十餘萬方之於今三帝鼎足不踰二郡加

有食祿復除之民凶年飢疫之難見可供役裁若一郡以一郡之人供三帝之用斯亦勤矣當時戶口之衰可見然魏武初得冀州謂崔琰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衆則諸人所言亦過當矣

風俗

歲首祝椒酒飲之又折松枝男七女二七　正旦畫雞于門七日帖人于帳　人問議郎董勛云今正臘月門前作烟火桃人絞索松柏殺雞著門戶逐疫禮歟勛答曰今一日不殺雞二日不殺狗三日不殺羊四日不殺猪五日不殺牛六日不殺馬七日不行刑　以上御覽引董勛答問

魏文帝詔令春正月婦獻上舅姑披襖子氈履　說郛劉存事始

晉書禮志後漢三月上巳官民皆絜于東流水上而謂之禊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上巳　宋書禮志明帝天淵池南設流杯石溝燕羣臣　魏志袁紹三月上巳大會賓從于薄洛津

魏武明罰令曰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後百有五日皆絕火云爲介子推

夏至上長命縷　五月望禮有乘高爲亘日說郛引董勛問禮俗

披衫暑月之服後漢百官端午各賜一　對魏曹以爲故事說郛引劉存事始

漢官儀伏日萬鬼所行故漢魏伏日有酒食之會典略云大駕都許使光祿大夫劉松北鎮袁紹軍常以三伏之際酣飲云以避暑故河朔有避暑飲魏文帝集亦有避暑高會之語

周處風土記董勛云七月黍熟七日爲陽數故以糜爲珍今北人唯設湯餅無復有糜

又有秋禊劉公幹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民胥祓禳國子水嬉是七夕也北堂書鈔

魏文帝九日與鍾繇書九爲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

名以爲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奉菊一束
搜神記漢代十月十五日以豚酒入靈女廟擊筑奏月
上弦之曲吳國山碑靈女告徵
曹植表曰伏見舊儀國家冬至獻履貢韈所以迎福踐
長玉燭寶典引表云拜表奉賀并獻文履七量韈百副
魏臺訪議華歆常以臘日宴子弟王朗慕之
王肅家訓云賀正言正首之祚璇璣改度伏稱萬壽賀
臘言大臘之祚慶禍維新賀冬至言日陽南至冬至而
始長宜懽喜也北堂書鈔

建安十年令整齊風俗略云聞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魏武帝集作禁比周
傅子曰河南俗黨五官掾功曹典選職皆授本國人
無用異邦人者
魏略鄧颺與李勝等爲浮華友及在中書浮華事發
被斥明帝禁浮華而人白勝黨有四窻八達各有主
名用是被收諸葛誕傳注引世語又有三豫凡十五人
董昭上疏曰前後聖詔深疾浮僞欲以破散邪黨常
用切齒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用以交
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

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於是詔免諸葛誕鄧颺等

衞臻傳夏侯惇爲陳留太守舉臻計吏命婦出宴臻以爲末世之俗非禮之正惇怒執臻既而赦之

王基傳曹爽專柄風化淩遲基著時要論以切世事

正始中王弼何晏好玄勝之談而俗遂貴焉續晉陽秋

何晏與夏侯玄荀粲王弼之徒競爲淸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爲聖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復制焉通鑑

嵇康好老莊與阮籍籍兄子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

號竹林七賢皆崇虛無輕禮法

嘉平中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何曾面質於文帝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宜擯四夷無令汚染華夏晉書

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晉書傅元傳

太祖爲丞相時選用先尚儉節和洽言儉素過中自

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長吏衣裘敝壞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汚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

毛玠爲吏部尙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尙書令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不難矣以素屛風素憑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以古人之服

盧欽著書稱徐邈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淸

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尙自若不與俗同故昔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徐幹議使王公以下制奴婢限數及百姓賣田宅

董和傳爲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過踰僭爲之軌制所在移風變善畏而不犯

劉琰傳車服飲食務爲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爲聲樂

華覈傳今民貧俗奢百工作無益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黼文黼黻轉相放效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家無儋石之儲出有綺綾之服富賈商販重以金銀奢恣尤甚

衛繼縣長張君養爲子時法禁以異姓爲後故復爲衛氏益部耆舊雜記

魏氏春秋陳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於本族徐宣每非之廷議其闕太祖惜矯才量欲擁全之令曰喪亂以來風教彫薄謗議之言難用褒貶自建安五

年已前一切勿論其以斷前誹議者以其罪罪之

晉書載記魏司空東萊王基爲子納司空太原王沈女以姓同源異也袁准正論或曰內外相婚禮歟曰中外之姻親近於同姓且猶不可況中外之親乎古人以爲無疑故不制也 按夏侯曹氏世爲婚姻

朱然傳治姊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啟策乞以爲子策命丹陽郡以羊酒召然然爲治行喪竟乞復本姓權不許子績五鳳中表還爲施氏

陸遜傳楊竺少獲聲名而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

與別族

黃初五年詔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

應劭風俗通朱虛侯劉章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皆爲立祠歷載彌久莫之匡糾惟樂安太傅陳蕃濟南相曹操一切禁絕後稍復如故

曹洪乳母與臨汾公主侍者共祀無澗神繫獄

王朗家傳會稽舊祀秦始皇刻木爲像與夏禹同廟

明到官除之

壽春農民妻言爲天神所下命爲登女當營衛帝室

蠲邪納福飲人以水及以洗瘡或多愈者於是立館

後宮下詔優寵及帝疾飲水無驗殺之

黃初三年敕豫州禁吏民妄往老子亭禱祝續高僧傳

邴原別傳嘗行得遺錢以繫樹枝繫者愈多謂之神

樹於是里中歛錢以爲社供

傅子曰宋建椎牛禱賽終自焚滅文欽日祠祭事天

斬於人手諸葛誕夫婦聚會神巫淫祀求福伏尸淮

南畢族誅夷

晉書云漢聽西域人立寺都邑漢人不得出家魏循前軌佛圖澄傳傅奕亦言西晉以上不許髠髮事胡唐書按劉繇傳云笮融督廣陵彭城運漕大起浮圖祠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是遠近至者五千餘人是漢季已有事佛者而隋書經籍志謂黃初中中國人始依佛戒剃髮爲僧

蜀黃皓信巫鬼姜維聞鍾會治兵表防未然皓啟後主寢其事

吳赤烏十年沙門康僧會本康居人自西天竺來傳佛法大帝作建初寺造塔以處之　按釋藏言權嘗以支謙康僧會爲博士

初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周旋民間語言飲食與人無異不見其形又一婢名紡績遣李崇齎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所歷山川輒遣與其神相聞權於倉龍門外爲立第數使臣齎酒食往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權寢疾諸將吏數詣王表請福表亡去　孫皓亦信巫覡

葛元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鍊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晉書 按葛洪傳元洪從祖也洪著抱朴子神仙傳內有魏左慈蜀李意其吳兆光及元事皆荒幻地輿志赤烏三年爲葛元于方山立洞元觀

曹植辯道論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能行氣導引廬江有左慈曉房中之術陽城有郗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恐挾姦宄以欺衆行妖隱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

穖録

建安九年令河北罹袁氏之難者其令無出今年租賦

重豪強兼幷之法

二十三年令吏民男女女年十七以上無夫子若年十二以下無父母兄弟及目無所見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無妻子父兄業者廩食終身幼者至十二止貧窮不能自贍者隨口給貸老耄須待養者年九十以上復不事家一人魏書

延康元年令曰關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禦災荒設禁重稅非所以便民其除池籞之禁輕關津之稅皆復什一遣使者循行郡國有違理掊克暴虐者舉其罪

四月饒安縣言白雉見賜饒安田租勃海郡百戶牛酒大酺三日

七月甲午大饗譙父老百姓于邑東　令復譙租稅二年三老吏民上壽日夕而罷

黃初元年賜男子爵人一級爲父後及孝弟力田人二級二年復頴川郡一年田租

三年七月冀州大蝗民飢使尙書杜畿持節開倉廩以振之

九月庚子立皇后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篤癃者

賜穀

五年十一月冀州饑遣使者開倉廩振之

六年二月遣使者巡行許昌以東盡沛郡問民疾苦貧者振貸之

太和元年立皇后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

六年三月東巡所過存問高年鰥寡孤獨賜穀帛

青龍元年正月甲申青龍見摩陂於是改元賜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無出今年租賦

景初元年九月冀兖徐豫四州民遇水遣侍御史循行沒溺死亡及失財產者在所開倉振救之

二年立皇后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穀

齊王芳郎位諸所作宮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官奴婢六十已上免為良人

正始元年詔令獄官亟平寃枉理出輕微羣公卿士讜言各悉乃心

七月詔曰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銀雜物其奚以為今出黃金銀物百五十種千八百餘斤銷冶以供軍用

八月車駕巡省洛陽界秋稼賜高年力田有差

七年詔曰屬到市觀見所斥賣官奴婢年皆七十或癃疾殘病所謂天民之窮者也且官以其力竭而復鬻之進退無謂其悉遣爲良民若有不能自存者郡縣振給之

己酉詔曰吾乃當以十九日親祠而昨出已見治道得雨當復更治徒棄功夫每念百姓力少役多夙夜存心道路但當期於通利聞乃撾捶老小務崇修飾疲困流離以至哀歎吾豈安此而行致馨德於宗廟邪自今以

後明申勑之

高貴鄉公卽位減乘輿服御後宮用度及罷尙方御厨百工技巧靡麗無益之物

正元元年遣侍中持節分適四方觀風俗勞士民察究枉失職者

陳留王卽位賜民爵及穀帛各有差

咸熙元年勸募蜀人能內移給廩二年復除二十歲

杜畿傳爲河東太守民嘗辭訟有相告者畿親見爲陳大義遣歸令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父老自

相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班

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隨時慰勑之

倉慈傳敦煌以亂隔絶大姓雄張遂以爲俗前太守無

所匡革慈到抑挫權右撫邺貧羸甚得其理

辠芝爲天水太守郡鄰於蜀數被侵掠戶口減削芝傾

心鎭衞更造城市數年悉復晉書在明帝時

袁渙傳爲梁相每勑諸縣務存鰥寡高年表異孝子貞

婦

魏略顏斐爲京兆太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

小補

按魏法凡士籍得免役晉書苻堅載記云復魏晉士籍使役有常魏略則云諸生避役冬來春去王隱晉書言王裦門人爲縣所役自往送饋令乃放遣諸生則猶未能盡免也

韋招傳爲鴈門太守簡選有才識者詣太學受業還相授教數年庠序大興

徐邈傳爲涼州刺史以漸收斂民間私仗藏之府庫率以仁義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

晉書時邊郡新附多無戶名魏朝欲加隱實帝曰宜宏以大綱自然安樂宣帝紀

王商爲蜀郡太守成都禽堅有至孝之行商表其墓追贈孝廉又與嚴君平李弘立祠作銘以旌先賢修學廣農百姓便之益州耆舊傳

襄陽記龐統弟林婦習禎妹曹公破荊州林婦與林分隔守養弱女十有餘年後林降魏始復集聚文帝聞而賢之賜牀帳衣服以顯其節義

呂乂傳蜀郡一都之會戶口衆多又亮卒之後士伍亡

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又到官爲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之中脫漏自出者萬餘口

何楨㦸初上蝗事云縣及下部各大旱至今生翅能飛臣輒躬親撲滅藝文類聚

黃武五年春令曰軍興日久民離農畔父子夫婦不能相卹孤甚愍之今方外無事其下州郡有以寬息陸遜陳時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

嘉禾三年正月詔曰兵久不輟民困于役歲或不登其寬諸逋勿復督課

赤烏三年正月詔曰頃者以來民多征役歲又水旱年穀有損而吏不良侵奪民時以致飢困自今督軍郡守其謹察非法當農桑時以役事擾民者舉正以聞

冬十一月民飢詔開倉廩以振貧窮

五年四月禁進獻御減大官膳

十二年八月丹陽諸山崩水溢詔原逋責給貸糧食

太元元年十二月詔省繇役減征賦除民所患苦

三國會要卷二十終

三國會要卷二十一

黃巖楊晨纂

庶政下

使命

建安二十二年春權遣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公報使修好誓重結婚公先以弟女配策弟匡又爲子彰取賁女

延康元年秋孫權遣使奉獻

黃初二年八月孫權遣使奉章幷遣于禁等還丁巳使太常持節拜權爲大將軍封吳王加九錫文帝紀帝欲封權子登權辭重遣沈珩陳謝幷獻方物吳主傳

魏使邢貞入門不下車昭謂曰禮無不敬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即下車張昭傳

權出都亭候貞與盟徐盛傳

文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瑇瑁孔雀翡翠鬬鴨長鳴雞羣臣奏宜勿與權皆與之江表傳

黃初三年魏來求荳蔻御覽引吳紀

權使具上破蜀所得印綬土地并表將吏功勤文帝報使致鼲子裘明光鎧騑馬又以素書典論詩賦與權吳歷

吳書權以沈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文帝問曰

吳嫌魏東向平珩曰不嫌也曰何以曰恃舊盟歸於好是以不嫌渝盟自有預備矣冊府

黃武元年魏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盟誓幷徵任子權辭讓不受乃命曹休出洞口曹仁出濡須時楊越蠻夷多未平集內難未弭故權卑辭上書求自改悔若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終餘年文帝報曰若君必效誠節以解疑議登身朝到夕召兵還權遂改年臨江拒守吳主傳又云猶與魏文帝相往來至後年乃絕

嘉禾四年魏使以馬求通易珠璣翡翠瑇瑁

咸熙二年吳遣使紀陟弘璆請和于寶晉紀壽春將王布請馬射問吳君子能乎陟曰此騎士肆業所及士大夫末有爲之者布大慙

按孫皓傳晉文帝爲魏相國遣昔吳降將徐紹孫彧銜命齎書陳事勢利害以申喻皓皓遣使報書紹行到濡須召還殺之徙其家屬始有白紹稱美中國者故也裴註引江表傳曰皓書兩頭言白稱名言而不著姓

馮熙使魏不屈上嘉之賜鹽米吳書馮熙字子柔潁川人權方爲車騎熙歷東曹掾使蜀還爲中大夫後使于魏魏使陳羣誘之啗以重利熙不爲迴送至摩陂欲困苦之熙懼見

迫不從必危身辱命乃引刀自刺御者覺之得不死孫權垂泣曰此與蘇武何異竟死于魏也

建安二十五年遣都尉趙咨使魏魏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

魏文帝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採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帝曰吳可征否咨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吳書

寶鼎元年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弔祭晉文帝

忠說皓曰北方守戰之具不設弋陽可襲而取皓訪羣臣劉纂曰宜遣間諜以觀其勢皓陰納纂言且以蜀新平故不行然遂自絕以上魏吳通使

建安十三年先主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江表傳曰權遣魯肅弔劉表二子并與備相結遇於當陽致殷勤之意備大喜進住鄂縣卽遣亮隨肅詣權結同盟誓權遣周瑜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先主南征四郡武陵長沙桂陽零陵皆降羣下推先主爲荆州牧治公安權稍畏之進妹固好先主至京見權綢繆恩紀時先主表權領徐州牧

二十年孫權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報欲得荊州先主言須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先是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魯肅勸權借之共拒曹操錢大昕曰資蜀以兵推劉爲牧自爲屏蔽後三分已定吳人追思赤壁之役實藉吳力遂謂應爲吳有而蜀據之因有借荊州之說耳權忿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先主引兵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是歲曹公定漢中先主聞之與權連和分荊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魯肅傳遂割湘水爲界

先主章武元年七月伐吳孫權遣書請和先主不許二年孫權聞先主住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許之遣太

中大夫宋瑋報命吳主傳權使鄭泉聘於白帝始復通也及殂遣馮熙聘蜀弔喪見吳書

後主建興元年遣尚書郎鄧芝固好於吳吳王孫權與蜀和親吳歷曰蜀致馬及方物吳亦致方土所出以答後以爲常　陸遜傳言權刻印置遜所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

七年孫權稱帝與蜀約盟共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并涼冀兖屬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爲界陳震到武昌權與震升壇歃盟

孫亮太平元年使刁元告亂於蜀

孫休永安六年蜀以魏見伐來告

張温傳使蜀權謂温曰恐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

意故屈卿行温到蜀詣闕上章建康實錄殷禮與張温使蜀諸葛亮歎曰江東菰蘆中生此奇才

秦宓傳吳遣張温來聘百官皆往餞

馬良傳遣使吳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爲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卽爲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

陳震傳權稱尊號以震爲衞尉賀權踐阼入吳界移關

侯曰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盟初好日新其事震以不才得充下使獻子適魯犯其山諱春秋譏之望必啟告使行人睦焉即日張旂誥衆各自約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懼或有違幸必斟誨示其所宜

諸葛瑾傳權遣使蜀通好與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後劉備伐吳吳王求和瑾與備牋或言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江表傳曰孤語子瑜何以不留孔明答言弟亮已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

漢晉春秋孫休時薛珝為五官中郎將遣至蜀求馬

費禕別傳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問以國事並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輒辭醉退撰次所問事事條答無所遺失權以手所執寶刀贈之禕答曰臣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暗昧不負東顧

鄧芝傳先主殂亮遣芝修好權狐疑不時見芝乃表請見曰臣來亦為吳非但蜀也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

之阻合此二長其爲脣齒進可兼幷天下退可鼎足而立大王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不從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與蜀連和遣張温報聘

宗預將命至吳孫權問增守何也預曰東益巴邱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不足相問權大笑嘉其抗直

以上蜀吳通使

奉車都尉殷弘武皇帝時始奉使命開通道路文皇帝

即位欲通使命遣弘將妻子還鄉里弘以受恩歸死國朝無有還意乞留妻子身奉使命公孫康遂稱臣妾以弘奉使稱意賜爵關內侯公孫度傳注引魏名臣奏

黃龍元年五月使校尉張綱管篤之遼東

嘉禾元年三月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之遼東九月魏將田豫要擊斬賀於成山　十月魏遼東太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稱藩於權幷獻貂馬權大悅加淵爵位　二年三月遣舒綜還使太常張彌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舉朝皆諫不

聽淵果斬彌等送其首於魏沒其兵資權大怒欲自征

淵尙書僕射薛綜等切諫乃止

魏景初元年淵自立爲燕王改元紹漢置百官誘鮮卑

擾北方二年遣使稱臣求救於吳

赤烏二年三月遣使者羊衜鄭冑將軍孫怡之遼東擊

魏守將張持高慮等虜得男女以上吳通使遼東事

質任

公孫淵兄晃爲恭任子在洛聞淵劫奪恭位謂淵終不

可保數自表聞欲討之及淵叛遂以國法繫晃淵破殺

之魏略

先主勒兵向璋徑至關中質諸將幷士卒妻子引兵到涪據其城

魏武紀公謂諸將曰吾降張繡等失不便取其質明帝紀注

保官空虛初無質任

襄陽記羅憲憲華陽國志作獻告急送文武印綬任子詣晉王霍峻傳注

江表傳曰曹公破袁紹建安七年下書責質任子

吳主傳權外託事魏而誠公不款魏徵任子權辭

孫亮傳魏諸葛誕遣將軍朱成稱臣上疏又遣子靚長史吳綱諸牙門子弟爲質

貢獻

延康元年濊貊扶餘單于焉耆于闐王皆遣使奉獻

秋武都氐王楊僕率種人內附居漢陽郡

黃初三年鄯善龜茲于闐王各遣使奉獻後置戊已校尉蘇則傳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

太和元年焉耆王遣子入侍

三年八月氐王波調遣使奉獻以爲親魏大月氏王

賜車師王壹多雜守魏侍中號大都尉魏略

五年鮮卑附義王軻比能率其種人及丁零大人兒禪詣幽州貢名馬　復置護匈奴中郎將

青龍四年肅愼氏獻楛矢典論自敘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

高句驪王宮斬送孫權使胡衞等首詣幽州

毋丘儉傳青龍中討遼東烏丸單于寇婁敦降遣弟詣闕朝貢封其渠率二十餘人爲侯王

齊王卽位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臨試以示百寮抱朴子言文帝謂天下無切玉之刀火浣之布作典論嘗言之未朞二物畢至乃歎息而刊其文

正始元年東倭重譯納貢焉耆危須諸國弱水以南鮮卑名王皆遣使來獻晉書宣帝紀

正始四年倭國女王俾彌呼遣使奉獻

景元二年樂浪外夷韓濊貊各率其屬來朝貢鮮卑拓跋力微遣子入貢留爲質通鑑

三年遼東郡言肅愼國遣使重譯入貢獻楛矢石砮弓三十張長三尺五寸楛矢長一尺八寸石砮三百枚晉書詔歸於相府賜其王傉檀錦罽緜帛

咸熙二年康居大宛獻名馬歸於相國府

景初元年烏丸都督王護留等居遼東率部衆內附

正始七年討高句驪濊貊皆破之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降

梁習傳以別部司馬領幷州刺史單于恭順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於編戶魏略鮮卑大人將騎求互市習念不聽恐其怨聽恐爲略乃許會空城中交市敕郡縣自將治中以下軍就之市易未竟市吏收縛一胡騎圍習習呼市吏問胡胡實犯人乃使譯責延遂斬之餘胡不敢動是後無復寇虜

張旣傳太祖將拔漢中守恐劉備取武都氐以逼關中乃徙氐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魏名臣奏張旣曰梁燒雜種羌昔與韓遂同惡後越出塞蘇則招懷歸郡者三千餘落爲官效用

倉慈傳常曰西域雜胡欲貢獻而諸豪族多斷絕既與貿遷欺詐侮易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爲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爲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及聞慈死共會聚於戊己校尉及長吏治下發哀或以刀畫面以明血誠又爲立祠遥共祠之

曹彰傳代郡烏丸反以爲北中郎將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覘望强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

崔林傳遷大鴻臚龜茲王遣侍子來朝朝廷嘉其遠至褒賞其王甚厚餘國各遣子來朝閒使連屬林恐所遣或非眞的權取疏屬賈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綬而道路護送所損滋多勞所養之民資無益之事爲夷狄所笑乃移書燉煌喻指并錄前世待遇諸國豐約故事使有恆常

田豫傳自高柳以東濊貊以西鮮卑數十部比能彌加素利割地統御各有分界乃共要誓不以馬與中國市豫以戎狄爲一非中國之利乃搆離之使自讐

敵互相攻伐素利違盟出馬與官爲比能所攻求救於豫豫恐相幷爲害滋深宜救善討惡示信夷狄單將銳卒深入虜庭　烏丸王骨進桀黠不恭豫因出塞按行單將麾下入進部進逆拜遂斬進顯其罪以令衆皆不敢動

牽招傳表復烏丸五百餘家租調使備鞍馬遠遣偵候虜每犯塞勒兵逆擊來輒摧破又搆閒離散使虜更相猜疑鮮卑大人步度根泄歸泥等與軻比能爲隙將部落三萬餘家詣郡附塞敕令還擊比能招通

河西鮮卑附頭等十餘萬家置屯戍以鎮內外

郭淮傳爲雍州刺史安定羌大帥辟蹏反破降之又破隴西名羌唐蹏於枹罕正始二年討羌迷當等按撫柔氐三千餘落拔徙以實關中涼州休屠胡梁元碧等率種落二千餘家附雍州奏使居安定之高平爲民保障其後因置西川都尉八年隴西南安金城西平諸羌餓何燒戈伐同蛾遮塞等相結叛亂攻圍城邑南招蜀兵涼州名胡治無戴復叛應之進討破走令居惡虜在石頭山之西當大道絕王使還破之

徐邈傳爲涼州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徇是以信服畏威

蜀

章武元年伐吳武陵五谿蠻夷遣使請兵水經注五谿謂雄谿樠谿無谿辰谿酉谿盤瓠之種

二年遣侍中馬良安慰五谿蠻夷咸相率響應按陸遜傳時有胡王沙摩柯等從征

建興三年丞相亮南征先是益州大姓雍闓反越嶲夷王高定亦叛朱褒反于牂牁

建興五年詔曰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

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諸葛集

十年汶山平康夷反姜維討破之

十一年涪陵屬國民夷反車騎將軍鄧芝討平之

十四年徙武都氐王苻健於廣都

延熙十年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眾降姜維迎逆安撫居之於繁縣是歲汶山平康夷反維討平之

漢晉春秋孟獲爲夷漢所服募生致之七禽七縱而亮猶遣之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

南中平即其渠率而用之或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吏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欲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華陽國志爲夷作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生夷及牛馬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巡行安卹又畫牽牛負酒齎金寶詣之之象賜夷夷甚重之許致生口直又與瑞錦鐵券每刺史校尉齎以呈詣又曰九隆龍生南中昆明祖之故亮爲其圖譜也

李恢傳南土平定恢功居多後軍還南夷復叛殺害

守將呂凱傳為雲南太守為叛夷所害恢往討鉏盡惡類徙其豪帥於成都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

馬忠傳督將軍張嶷等討汶山郡叛羌十一年南夷豪帥劉胄反擾亂諸郡忠為康降都督遂斬胄平南土初建甯殺太守王昂縛太守張裔于吳故都督常駐平夷縣忠乃移治味縣處民夷之間又越巂久失土地忠率張嶷開復舊郡

張嶷傳自亮討高定後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縣嶷為越巂太守誘

以恩信蠻夷皆服北徼捉馬最驍勁不承節度乃討縛其帥魏狼又解縱告喻使招餘類拜爲邑侯諸種多降徙還故郡郡有舊道經旄牛中疑開通復古亭驛

王嗣遷汶山太守羌胡歸服諸種素桀惡者皆來首降姜維每北征羌胡出馬牛羊氈毦及義穀裨軍糧國賴其資益部耆舊雜記

霍峻傳子弋時永昌夷獠恃險不賓數爲寇害乃以弋領永昌太守率偏軍討之斬其豪帥郡界寧靜

吳

黃龍三年遣潘濬率衆五萬討武陵蠻夷嘉平三年始平之

黃蓋傳武陵蠻夷反蓋領太守誅討魁帥諸幽邃巴醴由誕邑侯君長改操易節奉禮請見

陸遜傳克公安南郡領宜都太守諸城長吏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

鍾離牧傳領武陵太守魏遣郭純守武陵太守誘致諸夷進攻酉陽牧兵深入斬魁帥五谿平孫休時

三國會要卷二十一終

三國會要卷二十二　　　　黃巖楊晨纂

四夷

建安中呼廚泉南單于入朝遂留內侍使右賢王撫其國而匈奴折節過於漢舊然烏丸鮮卑稍更強盛會袁紹兼河北撫有三郡烏丸其後尚熙逃於蹋頓太祖潛師北伐一戰定之遂引烏丸之眾服從征討後鮮卑大人軻比能復制御羣狄盡收匈奴故地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爲鮮卑庭數犯塞寇邊青龍中帝乃聽王雄遣劍客刺之然後種落離散強者遠遯弱者請服是後

鮮卑托跋氏與居匈奴故地

烏丸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丸山因以爲號魏書漢末遼西烏丸大人邱力居衆五千餘落上谷烏丸大人難樓衆九千餘落各稱王遼東屬國烏丸大人蘇僕延衆千餘落自稱峭王右北平烏丸大人烏延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太祖平河北閻柔帥鮮卑烏丸歸附因以柔爲校尉建安十一年斬蹋頓餘皆降悉徙其族居中國由是三郡烏丸爲天下名騎明帝時又有率衆隨毋邱儉內附者

鮮卑亦東胡之餘也別保鮮卑山因號焉言語習俗與烏丸同其地東接遼東西當西域魏書建安中太祖定幽州步度根與軻比能等因烏丸校尉閻柔上貢獻文帝踐阼田豫爲烏丸校尉持節幷護鮮卑屯昌平步度根遣使獻馬拜爲王黃初五年詣闕貢獻厚加賞賜青龍元年泄歸泥降拜歸義王賜幢麾曲蓋鼓吹軻比能本小種鮮卑延康初遣使獻馬文帝立爲附義王强盛諸部皆敬憚之諸葛出兵祁山遣使與通比能至北地相應青龍中刺殺更立其弟素利彌加厥機皆爲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

外其種眾多於比能建安中貢獻通市太祖皆表為王厥機死又立其子沙末汗為親漢王延康初又各遣使獻馬文帝立素利彌加為歸義王

夫餘在長城北去元菟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本屬元菟漢末公孫度威服外夷更屬遼東正始中毋丘儉討句麗夫餘迎供軍糧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濊城蓋濊貊地而夫餘王其中公孫氏世有遼東隔絕東夷不通諸夏景初中公孫淵誅又潛軍浮海收樂浪帶方之地而後海表謐然東夷屈服渤海疆域考云夫餘王城今開原縣

高句麗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方二千里東夷舊語以爲夫餘別種言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沃沮東濊皆屬焉又有小水貊句麗別種依小水作國因名句麗王宮正始三年寇西安平其五年爲毋丘儉所破宮奔沃沮晉書云宮奉表稱臣貢貂千張鶡雞皮十具權遣使拜宮爲單于賜衣服珍寶江統徙戎論曰滎陽句麗毋丘儉徙其餘種戶落百數渤海疆域考云高麗故地曰鴨淥府自江口泝流六百餘里至丸都城故王都也

東沃沮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濱大海其地形東北狹西南長可千里北與挹婁夫餘南濊貊接漢元封二

年以沃沮城爲元菟郡後徙郡句麗西北置東部都尉屬樂浪治不耐城別主領東七縣單單大嶺滿洲源流考單單與滿語善延近疑即長白山窩集即沃沮轉音東至海邊接連烏拉黑龍江一帶按渤海疆域考云自安東都護府東北經蓋牟新城又經渤海長嶺府今長白山大幹北走爲納綠窩集又北至烏剌西南爲庫魯納窩集橫亙數千里通謂之長嶺子漢書地理志西蓋馬縣有馬訾水今鴨綠江出長白山疑即蓋馬大山陳澧圖說云近混同江有烏稽韃子烏稽亦即沃沮音轉沃沮亦爲縣光武省邊郡都尉後以其縣渠帥爲縣侯不耐華麗沃沮皆爲侯國臣屬高麗毋丘儉破之北沃沮一名置溝漊杜佑曰溝漊者高麗名城也儉傳作買溝疑誤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皆同與挹婁接

挹婁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北未知其所極邑落皆有大人處山林間古肅愼氏之國渤海考云渤海王城臨忽汗海西南三十里有古肅愼城忽汗今虎爾哈河在甯古塔自漢以來臣屬夫餘責其租賦重以黃初中叛夫餘數伐之不能服東夷飲食類皆俎豆惟挹婁不

濊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朝鮮東皆其地自謂與句麗同種言語法俗大抵同衣服有異正始六年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弓遵以嶺東濊屬句麗伐之不耐侯等舉邑降其八年詣闕朝貢詔更拜不

耐濊王四時詣郡朝謁二郡有軍征賦供給役使遇之如民

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爲限南與倭接方可四千里有三種曰馬韓辰韓弁韓馬韓在西其民土著各有長帥凡五十餘國大萬餘家小數千家總十餘萬戶其官有魏率善邑君歸義侯中郎將都尉伯長漢末韓濊强盛郡縣不能制民多流入韓國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縣以南荒地爲帶方郡是後倭韓遂屬帶方明帝遣帶方太守劉昕樂浪太守鮮于嗣越海定二郡諸韓國臣

智大渠帥加賜邑君印綬其次與邑長部從事吳林分割辰韓八國與樂浪韓忿攻帶方弓遵劉茂伐之遂滅韓又有州胡在馬韓西海中大島上往來市買中韓辰韓在馬韓東亦名秦韓言避秦役來分十二國弁韓亦十二國有諸別邑各有渠帥總四五萬戶其十二國屬辰王王常馬韓人爲之世相繼不得自立弁辰與辰韓雜居有城郭法俗同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國邑舊百餘邪馬壹國女王卑彌呼所都以北特置大率檢察諸國景初

二年遣大夫詣郡求朝獻送詣京師詔以爲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按傳雲龍日本金石志載此印尚存）正始四年復遣使上獻卑彌呼死更立男王國中不服復立宗女壹與（寰宇記作輿）爲王乃定壹與遣大夫詣臺獻（按日本通史云仲哀后攝位十九年己亥遣使於魏三十八年戊午魏人來聘獻金及土宜四十年庚申魏人來聘皆與志合惟通史后名息長足志作卑彌呼不同又彼史言后死立子無立宗女壹與事）

匈奴前漢末呼韓邪單于失國入臣於漢漢割幷州北界以安之於是匈奴五千餘落入居朔方諸郡與編戶同不輸貢賦多歷年所戶口漸滋（晉書）建安末單于呼廚

泉來朝魏武遂留於鄴而遣去卑歸平陽監其國後漢書及

注始分其衆爲五部劉元海載記魏武以豹爲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爲之雖五部

皆家晉陽汾澗之濱郭欽言京兆魏郡宏農往往有之部立其中貴者爲帥選漢

人爲司馬以監督之魏末復改帥爲都尉左部都尉所

統可萬餘落居太原故茲氏縣右部都尉六千餘落居

祁縣南部都尉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都尉四千餘

落居新興縣中部都尉六千餘落居太陵縣晉書咸熙之

際以一部太強分爲三率江統徙戎論晉書曰北狄以部落爲類其入居塞者凡十

九種不相雜錯屠各最豪貴爲單于統領諸種載記云豹爲左部帥元海爲任子在洛陽疑各部皆如是

鄧艾傳時并州右賢王劉豹併爲一部艾上言匈奴爲前世重患自單于在外莫能牽制誘而致之使來入侍由是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寖重不可不備也豹部有叛胡可因割爲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嘗侍衛天子討李傕郭汜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雁門離國弱寇禦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

氐人自漢開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閒或

在祿福或在汧隴左右其種非一稱槃瓠之後或號青氏或號白氏或號蚺氏此蓋蟲之類而處中國人卽其服色名之也建安中興國氐王阿貴百頃氐王千萬通典各有部落萬餘十六年從馬超爲亂超破後阿貴爲夏侯淵所滅千萬西南入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國家分徙其前後兩端者置扶風美陽今安夷撫夷二部護軍所典是也其守善者分留天水南安界廣平魏郡所守是也江統論云宜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扶風始平京兆之氐還隴右著陰

（通典注：楊駒之後北史云有楊騰者爲部落大帥勇健多計始徙仇池百頃爲號騰後有名千萬者魏拜爲王）

平武都之界于以扞蜀

蓋昔所謂西戎今雖都統於郡國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虛落間有故武都地陰平街左右亦有萬餘落貲虜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爲貲始建武時匈奴衰分去其奴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東西其種非一有大胡有丁令或頗有羌雜處當漢魏際其大人有檀柘死後其枝大人南近在廣魏今居界有禿瑰來數反爲涼州所殺今有劭提或降來或遁去常爲西州道路患也魏略西戎傳

板楯蠻漢末自宕渠遷漢中魏武克漢中李特祖將五百家歸之魏武又遷於略陽北號爲巴氏晉書載記華陽國志曰世號白虎復夷

燉煌西域之南山中從婼羌至葱嶺數千里有月氏餘種葱茈羌白馬羌黃牛羌各有酋豪北與諸國接不知其道里廣狹建安十九年安定太守毋邱興將之官魏祖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於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

陵果教羌使自請為屬國都尉景初二年八月燒當羌王芒中注詣等窺涼州刺史畢軌率諸郡攻之斬注詣首湯氏季漢書

西域諸國漢初開道有三十六國後分為五十餘建武以來更相吞滅今有二十且末國小宛國精絕國樓蘭國皆并屬鄯善戎盧國扜彌國渠勒國皮宂國皆并屬于寘罽賓國大夏國高附國天竺國皆并屬大月氏中道尉梨國危須國山王國皆并屬焉耆姑墨國溫宿國尉頭國皆并屬龜茲楨中國莎車國竭石國渠沙國西夜

國依耐國滿梨國億若國榆令國捐毒國休脩前史作循國

琴國皆幷屬疏勒自是以西大宛安息條支烏弋大秦

一號犁靳梁書海南傳黃武五年大秦賈人秦論至交阯送詣孫權北新道西行東且彌國西

且彌國單桓國畢陸國滿陸國烏貪國皆幷屬車師後

部王王壹多雜受魏印綬又有烏孫康居堅昆一作隔昆丁令在烏孫西匈奴北別又有丁令國魏略節錄

赤烏六年扶南王范旃遣使獻樂人及方物按康泰奉使作扶南傳

呂岱傳既定交州遣從事南宣國化暨徼外扶南林

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

永安五年使察戰到交阯調孔爵大豬六年五月交阯郡吏呂興等反殺太守孫諝先是科郡上手工千餘人送建業而察戰至恐復見取故興等因此扇動兵民招誘諸夷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咸熙元年詔曰孫休遣使鄧句勅交阯太守鎖送其民爲兵呂興因民怒除句等九眞日南齊心響應晉書陶璜傳云察戰鄧句擅調孔雀三千頭又云夷帥范熊世爲逋寇稱王吳時數作寇逆寶鼎三年遣交州刺史劉俊等擊交阯爲晉將毛炅等所破建衡三年破之禽晉所置守將九眞日南皆還屬

初士燮爲交阯太守加衞將軍封龍編侯每遣使詣權致明珠大貝流離翡翠瑇瑁犀象之珍無歲不至弟壹領合浦太守時貢馬凡數百匹燮卒權以戴良爲交州刺史陳時爲交阯太守燮子徽發兵拒良呂岱被詔誅徽

林邑東濱滄海西際徐狼南接扶南北連九德建國自漢末之亂象林功曹區連（一作逵）殺縣令自號爲王三國鼎爭未有所附吳有交土與之鄰接進侵壽泠以爲疆界（水經注）

三國會要卷二十二終

子祖詒孫紹綸紹臺校字